**網台課程：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

**講稿**

簡介：

《墨子》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經典。對於《墨子》的學說，時人每每僅憑印象中的「兼愛」、「尚同」而視其為理想主義者；又從電影漫畫中的「守城」、「非攻」而視其為工匠家或軍事家，本節目即旨在哲學地閱讀《墨子》，從文本分析為起點，發掘《墨子》中隱含的哲學問題及其現代意義。本節目期望能將古代思想的精粹帶給現代人有不一樣的思考資源。

主講：

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八集：《尚賢》──政治效益的極致**

**第一部分：《尚同》與《非攻》的理論証成問題與現代詮釋（1５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今集我們會先繼續講講早期墨家思想中「尚同」與「非攻」的理論問題及現代詮釋的可能問題。上一集說了「尚同」是否極權統治問題，其中我們持的論點是早期墨家思想並非從人性皆為「自私自利」為要，也並不把被統治者作物化，輔助統治者作為工具化，如此，即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尚同」雖有類近於「告密」與「連坐法」的管治方式，其立意上卻並不與極權統治或法家思想的君權延伸相同。現在，我們仍然要回答從利害的計算來說，假如可以具有一種計算方式法，指出發動戰爭能夠為天下各國皆帶來益處，則早期墨家思想還是否提倡「非攻」呢？

　　其實回應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回想〈非攻下〉曾提出兩個論點來說明「非攻」的問題，第一是「誅」與「攻」的區分；第二是以德為名所發動的義戰問題。所謂「攻」是指以大欺小的侵略戰爭；所謂「誅」是指奉天志之命而討伐無道之國的正義之戰。然而，問題是：如何判斷「無道之國」呢？依〈非攻下〉的說法則是日夜失時，女妖出現，鬼來嘆氣，神來告示，夢見三神等來證明何謂無道之國，何為奉天之命而作出「誅」的正義之戰。然而，處於現代的我們從理論上如何可以判斷呢？其實，從〈非攻下〉的文本上對於「誅」與「攻」的區分主要是以商湯討伐桀王，周武王討伐紂王為例子說明，然而，早期墨家思想卻始終並不鼓勵「出戰」的，此義在〈非攻下〉對於所謂「義戰」的說法有清楚的論述，即是說，墨子認為：如果要以進行義戰，則不如扶助小國，以真正的「利」於他者來實踐「德」。換言之，早期墨家思想雖然有「誅」的說法，卻並不鼓勵出戰。墨子提出「誅」與「攻」的區分，一方面是回應上古三代聖王實行過的「義戰」；另一方面卻又從一些比較詭異的現象來說「天志」的徵兆，所以，我們認為早期墨家思想其實是並不鼓勵戰爭，即使是「義戰」。依此來說，假如可以具有一種計算方式法，指出發動戰爭能夠為天下各國皆帶來益處，則早期墨家思想還是會提倡「非攻」的，理由是戰爭能為各國帶來益處，卻並不能令處於在下位的人民有益處，於是乎，我們又可以發現早期墨家思想中站於平民百姓中的思考特色。

　　現在我們又說說早期墨家思想對於「尚同」與「非攻」的思考，對於我們現在的討論課題又有甚麼的思想參照呢？以「上下情請為通」來說，似乎是政治管理上一個恆常有效的對話理念，然而，怎樣才能做到呢？用早期墨家思想中的類近「告密」或「連坐」的方式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現代社會的結構及科技早已轉變得很多，即使是好多民主國家實行的「代議政制」現在也出現了許多的回響，常常可以聽到「代表唔到我」的聲音。如「民意調查」又會說在問題或數據上可以作出不同的詮釋，並不值得信賴。然而，我相信早期墨家「尚同」思想中的「上下賞罰同義」和「上下情請為通」仍然是政治上值得信賴或強化的基本主張，試看看現在我們有警司或警察濫用職權打人，查咗大半年都未被正式起訴；局長被退休有人會放風聲出來說是表現得不夠好，所以要問責，不過，我哋可以發現有人表現得更不好時卻不被問責，這些都是沒有「上下賞罰同義」的問題；當落區咨詢民意時只係坐係巴士上揮揮手，講講口號，如何能做到「上下情請為通」呢？我不夠膽建議甚麼可行的方法，因為即使警監會也只能提出建議，立法會也被說成要橡皮圖章時，沒有多少政治或國際關係知識的我不懂得如何建議，不過，對於那些常說「不能夠代表我」或者以勇武來以不理性對抗強權或不理性的，可以反身自問，他們自己的做法可否能做到「上下賞罰同義」或「上下情請為通」，否則，其實只是在做些不理性或自以為有意義的行為。

　　另外，對於早期墨家思想中提倡「非攻」，其實只係不發動戰爭，然而，早期墨家思想在今日的情況之下，至少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是「戰爭」的「戰」已經不是純粹的打仗，有經濟金融之戰，有網絡戰爭等不同問題，面對不會直接發生死傷的「戰」，早期墨家思想是否還是主張「非攻」呢？第二是隨著第一個問題而來的，即使《墨子》內有城守多篇，然而，其中的內容與現代的戰爭已經有極大的脫節，究竟面對別人的「攻」，早期墨家思想又如何可以「守」呢？首先，我們可以說早期墨家思想是一種徹底的和平主義，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是戰勝也一樣地會招致自身的損失，而這種損失可以從多方面來說的，既可以是名譽（即歷史上的評價），又可以是實質的利益（即無論是戰勝帶來的得不償失，或是戰敗的賠償），換言之，即使是不同形式的「戰」，在早期墨家的心目中還是不應該「攻」的，甚至可能因為「攻」而引起別人有藉口作出「反攻」；其次，早期墨家思想中有「守」的意識，「守」可以是一種以最少的力量作保護，務求達到不用損失自身的利益為重，如此，則軍備競賽也不是「守」，反而是虛張聲勢才算是「守」，如是，則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守」好像已經過時脫節，實際上卻是指點出重要之處，「非攻」是為了長遠的利益，「守」其實也是一樣。

**第二部分：《尚賢》的文本分析與現代意義（１５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是韓曉華博士，這一輯「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已經差不多接近尾聲，現在我們就〈尚賢〉的文本來討論早期墨家思想中對於政治效益的想法。由於時間已經不多，在本集中我們只能重點式地說「尚賢」。

　　首先，我們可以問：為甚麼早期墨家思想中會有「尚賢」？簡單來說，早期墨家思想既然在「尚同」中表明要求「上下賞罰同義」與「上下請情為通」，當然地，是需要有賢能之士作為輔助，在上一集，我們又說過，早期墨家並不是把輔助的臣下作為君權的延伸，或物化，而是要有「左右羽翼者皆良」作為要點，換言之，達到「尚同」的條件之一其實就是「尚賢」。在〈尚賢上〉直接指出：「大人之務，於眾賢而已。」即是作為君主最重要的是加增賢良的人作為部下。我們亦要注意一下，墨子所謂的「賢」並不一定是指在德行上，反而是指在於專技之上，因為在〈尚賢上〉就曾指出「善射禦之士」就是「賢」。

　　其次，我們又可以問：怎樣才可以增加賢良的人作為部下呢？早期墨家思想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是「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即是說，「眾賢」就是對待舉賢的方法上能表現出「上下賞罰同義」，能夠達「義」才能夠富、貴、親、近；這方面同樣有兩個功效，對於有賢能之士就知道可以富、貴、親、近；至於已經富、貴、親、近的人，則會發現君主的「好義」傾向，亦會趨向於「義」；第二是「三本法」，即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祿，斷予以令」，即是說，要「尚賢」就要給予部下有高的爵位，有豐厚的俸祿，有決斷的權力。如此就可以讓部下既感覺到君主的支持，亦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大致上，墨子「尚賢」的要點就是這些，至於現代詮釋方面，其實就真的非常簡單直接，基本上「尚賢」提出的兩個原則並沒有過時，「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和「高予之爵，重予之祿，斷予以令」其實都是現在管理學上的正路方式，相反地，我們從許多現代的管理制度上來看，卻反而看不到這種客觀而理性的方式，如政府或某些機構是以論資排輩的方式作為晉升的基準，似乎就並不能表現出一種合理性，如果能夠從論資排輩的方式配合綜合能力的評核，那就比較合理。反過來說，只從綜合能力來說而又不理會資歷的問題，則又變成一個只求競爭的制度，如此的制度之下就容易演變成個人主義的問題，拿最近又有人說政黨內的第二第三梯隊未能出頭，老一輩的應該退下；其實最近又有提及教師的晉升問題，又是說老一輩的不退，年青的一代就無法上位。我想說的是，假如老一輩只是年老，卻從經驗與思路還是敏捷的情況之下，是否一定要讓路呢？年青一輩在科技或掌握某些新技能上可以是優勝的，但對於某些形勢或經歷卻未必充分理解，換言之，我不是說論資排輩是好，只是認為不能單單以為論資排輩就是不好，當中仍然是可以作出更新的。

　　好了，一連八集的「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就已經完成了，原本「墨學十論」還有生活化的一些原則可以說的，即是「節葬」、「節用」、「非樂」、「非命」等，不過，這些其實都可以從「兼愛」、「天志」與「明鬼」等的命題作出引伸的，而早期墨家思想的要點是「義利合一」，即是「交相利」才是「義」，即具有正當性，而「義利合一」的原則正正提醒我們在客觀的理性分析之下，如何才能達至一個和諧的社會關係。最後，在這裏我要衷心多謝劉桂標教授，劉教授不單是我其中一位尊重的哲學老師，更是常常給予我鼓勵和支持的老師，這次「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節目也是他所建議的，讓我可以一方面整理自己對墨家思想的理解，一方面撰寫一篇論述唐君毅的墨學研究的論文，實在多謝劉教授。至於下一輯節目的主題是「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我會嘗試從文章或書藉分享的形式來介紹多本在當代新儒家中較為少人提及著作，下星期再見，拜拜。

──第八集完──